

从“咩咩咩咩”走向大气

——读单永珍的诗

□牛学智

读青年诗人单永珍的诗,总能勾起读者关于“西部”的诸多联想和想象,他的诗也的确不同程度给予读者关于“西部”的体验和满足。然而,“西部”或“西部特色”是他的诗非常表面的一层修辞,在这地域色彩的词语背后,他真正要呈现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世界中意义是怎么丧失的,以及如何才能构建完整意义感知系统的问题。而在这整个环节中,知识分子的知识危机,却是最重要的绊脚石,也因此他的诗是对诗人知识情怀的构建。

《词语奔跑》推荐给读者的是一批异质的日常生活具象,或者完全由异质话语构成的意义系统。一方面,异质的日常生活具象,不是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世界内部产生,它不是通过对一般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逆反,甚至通常的反思来反照出来,而是直接出示属于诗人自己的一套异质性的诗歌话语修辞,加以夸张地再现。比如,有风吹过,这是一般日常生活世界,但风吹过之后,单永珍看到的可能并不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感受,而是众多的物。“一块散落民间的瓦”,以及和你交谈的“一片落叶”等等。所以,物质的日常生活,在诗人眼里,其实是一个个意义感缺失的零件。它们是,一株没有怀孕的麦子、一只穿过黄昏的乌鸦、一只等待在石头上的秃鹭,或者是,一口棺材被一阵风挂在悬崖、一只豹子踩踏自己骨头的声音、一个谎言四起的世界,等等。因为意义机制的断裂,这些零件只能以零件的方式,充塞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意义的日常生活世界因没有意义的有效生产而就此缺席。另一方面,单个的物,同时又是诗人想要生成他的意义生活的惟一凭据。就是说,这些被突出来的单个的物,是没有经过无效知识破坏的“元物”。这即是《词语奔跑》这个诗集中大多数篇章所要重点书写的东西——先解放被各种主义建构的物,再书写自我视角的物的意义体系。还以上面例子来说的话,可能是,青色为什么发出艰难的呼吸,秃鹭为什么在石头上慢慢地等待,因为它们需要奔跑。是谁关闭了它们的嘴,是谁斩断了它们的羽翼,如此等等,是诗人一嘘三叹需要追问,并且在追问中想要极力扭转的意义体系。

到了诗集《大地行走》,诗人探索的视野进一步打开了,已经不再在具体物中寻找,而是意识到需要更加阔大的空间来支撑,于是他诗的“杂语”现象开始出现。云游西北大地,他看到了诸多在流行话语意识形态,包括流行诗歌话语惯性中不曾聆听过的、体验过的万千物象。这些万千物象还都不是诗,只是等于能兑换成意义感的天然象征,它们需要诗人主体性进一步的观照,进一步的梳理。于是,诗人暂时忠实地铭记下脚板的痛感,眼睛的惊异感和心灵的撕裂感。一步步追索,一首首逼近,由面及点,由点成线,单永珍的诗意图初具规模。从《词语奔跑》到《大地行走》,最富“元物感”的物象在西北;而西北最富“元物感”的物象在民间。因此,相比较《词语奔跑》,《大地行走》所建构的“奔跑”之后的意义系统呈现出一种哲学的、宗教学的声音,它们相互佐证、相互建构,诗有了一种浑融和大气,不再计较单个物的遭遇,因为他意识到个体意义感的获得取决于对外在世界的态度并借助外在世界而生成。

现在,单永珍最新诗集《咩咩咩咩》(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2019)出版了,他将在他的“民间”做点什么呢?转了一圈,再次回到民间事物的具象,在《词语奔跑》的基础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咩咩咩咩》由三辑组成,第一辑“人间:虫虫儿的尖叫”,收46首诗;第二辑“西海固:沸腾的肉汤”,收64首;第三辑“西部:牛羊在梦中反刍”,收27首。当然写诗不像写小说,必须有情节或故事的连续性。但就单永珍近30年的诗龄来说,他属于写得



少发得少,注重人生经历和内心感悟的诗人,所以,一看就会明白,他这部新诗集,实际上是对前两部诗集所探寻的意义生活的聚焦。总结来说,“虫虫儿的尖叫”一辑所写对象,其实真不是什么好玩的有趣的“虫虫儿”。“虫虫儿”只是他诙谐的一个命名,其意仍在解构“知识”话语给民间日常事物赋予的僵硬、死板象征,还其本来。在他看来这个本来面目,才是他周旋半生的词语奔跑应该抵达的终点,需要注视和涵咏。比如《敦煌壁画》:“尘埃太重/落满衣袂飘飘的衣裳//走吧,这美丽世界之外/有一种自由/是私奔//我死死盯着/西夏时期的美少妇/她貌似离开人间的幽怨里/有八月的胎儿/踹了她一脚”。褪去铅,始见人,小百姓要的不是厚重历史,而是那种令人心动的意外惊喜。诸如此类的活泼、灵动充满了这一辑的大多数诗篇,对应的《词语奔跑》中的某些为寓意义不得的煎熬,实体化为由衷的得意。

“沸腾的肉汤”一辑的确如其名所示,有一首诗就叫《羊头》,充满了世间烟火味,羊汤沸腾,羊眼狰狞,但整体上,这辑诗作却显得异常柔和,异常有生气。“……风给他让路/风也把手事理在身后//但他是幸福的,因为脱兔了/因为最小的儿子降生了”(《消息》)。诗中那个风尘仆仆赶来的“他”,在脱贫与得子中重获人的尊严。《词语奔跑》中诗人曾为“一块散落民间的瓦”而诘问而穷究,《大地行走》中诗人也曾为哲学与宗教不能化为日常的一滴水而苦恼而焦灼,但蓦然回首,那些原来不慎丢失的东西却在西海固“沸腾的肉汤”中,与其说是形而下战胜了形而上,不如说是诗人历经词语训练,终于找到了他要的意义,是打开自我拥抱他者谛听到的声音。

如此一步步放松,如此一节一节阔大,诗人由问号而起,止于浩茫的旷野,那是“西部”。“牛羊在梦中反刍”一辑所收诗篇,也就成了诗人被彻底打开的内心世界,更成了他久久为功的诗学。虽然表面上看,好像是旅游目的地的展示,因为他所涉之处,几乎遍布整个西部高大陆,着实足够猎奇,贡嘎雪山、南迦巴瓦、玛多神山、梅里雪山、雅拉香波神山、喜马拉雅、念青唐古拉……雅丹、瓜州、星星峡、敦煌、河西、乌鞘岭、腾格里、月牙泉、俄博,等等。然而,这些诗篇中所承载的绝不是“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而是诗人揉碎自我再重塑自我的炼狱般的“自我造反”。每行一处,每注一目,也就成了诗人对自我不同侧面的转化和抛弃、重铸和再造。这也是诗人总是以“你”与潜在的“我”不断对话的原因。这种问答式、诘难式结构,也就显得更加低调而谦逊。结论并未强加给任何在场者,其结果是几乎所有在场者都被征服,诗语因而进一步实现了由“他者”向“我们”的延伸。

由此可见,单永珍的诗,的确与当前绝大多数流行诗风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不屑于留恋私人化经验和人生感悟,也不过分纠结于道德内容,亦不格外突出地域标签。他所用心的是如何拯救作为知识分子的知识危机,因此他诗中的自传性也罢,对话辩证中的他者化也罢,最终突出的是知识分子的情怀,他的诗大也可叫作情怀建构。这种种问答式、诘难式结构,也就显得更加低调而谦逊。结论并未强加给任何在场者,其结果是几乎所有在场者都被征服,诗语因而进一步实现了由“他者”向“我们”的延伸。

民族性、地域性及历史留痕

——关于吕翼小说《比天空更远》

□师立新

上世纪50年代初,在苍茫的大凉山区,一个叫苦养地的彝族寨子,发生的黑彝、白彝和娃子间的内部纠葛,以及与国民党驻军的外部斗争。最终,党领导下的解放军,感化了黑彝罗火头人,完成了苦养地寨子的和平解放。

《比天空更远》在小说的叙事中,有极强大的民族性体现。作家在小说开始,就对彝族阶层起源做了详细描述,将当地独特的民族整体生存形式跃然于纸,从中说明了彝区的政治生态。这也意味着告知读者,彝人自古分阶层的价值观、世界观、生活观将直面革命性的改变。作家以彝族这个特定的等级制度为出发点,让作品发展的走势被整体带动。由族群历史溯源发散而成的枝节,为小说中白彝少年党觉和黑彝少女史薇之间的友情,与阿妈的母子亲情,以及彝人曲木和汉人钟皓的兄弟情,铺设了故事延续的复线型情节安排,这样的写作姿态很符合昆德拉的复杂多样性范式。

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必定会如素描民族日常、宗教信仰、族群生命观、民族意识及部族文化,其目的,是为达到民族性的综合展示。本小说在形式上不算特别新颖,作品中,白彝资格和黑彝史薇依本民族习俗不能上学,小说就此以儿童视觉呈现出解放战争中少数民族悲欢离合的生活画卷,书写了彝族地区的少年儿童蒙昧混沌的苦难和对美好生活的炽热向往。新中国的建立和新生活的到来,必将彻底改变彝人对世界的理解和对未来的认知。民族性的强调,民族语言的准确使用,是小说故事起伏及向外延伸的支点,还是故事中各桥段启、承、转、合的中心。如果背离了彝族特有的民族元素,这个小说的构建就会失去光亮和意义。身为彝族后裔,吕翼清楚知道这

些元素符号的使用与阐释,他自然地将小说文本植入其间,完美地达到了书写经验带来的,不需要猜测和臆断的结构进程。一部反映民族彻底摧毁奴隶制的小说,如果没有澎湃的民族性,就将失去根基。吕翼以自己生活的乌蒙大地为基点,把目光溯回和放远,于是,他字里行间的族群天空就宽广无限。他与族群对视,与族群交谈,与族群相守,之后,落笔处必定是族群的存在。所以,在写出族群和自己的民族生命体验中,如此水到渠成,又如此令人难以释怀。

《比天空更远》中,地域性描写的体现也是作品成功的综合保障。我曾说过,小说是吕翼在文学世界存在的方式。他的小说创作不属于先锋范围,中规中矩,典型的传统小说,一直追求全知的叙述视角。小说的人物、时间、地点、物件、专称都有现实写照,这在民族文学作品中,文体的自觉性应该就其特有的地域性界定。我读过吕翼以母族为载体创作的几部小说,前有《疼痛的龙头山》《马嘶》《马腹村的事》,近有《比天空更远》,这些作品的地域性描写都非常明显。众所周知,彝族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滇、川、黔、桂四省(区)的高原与沿海丘陵之间。其中,大凉山地区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地,也是直接从事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地区。其特有的地域性事物众多,小说就涵盖了多方面的讲述,如:神话传说中,天神叫恩梯古兹,生育神叫格非神,恶鬼叫阿多纳;称荞麦为荞子;将肉切成块块清水煮,叫坨坨肉;男人头顶留着天菩萨;男女都被羊毛毡毡;毕摩念的驱鬼经是:“你若要回来,除非骡子下儿,乌云生菌子,石头开鲜花/骡子尖角……”除秽经是:“妖魔鬼怪出不来?凶星邪神出不来?穷鬼饿鬼出不来?三魂七魄出不来?”等等。

羌族,是中华民族中颇具边界特征与古代意义的一个少数民族,中华诗词歌赋中对“羌”的称名、写意、道具、场域的吟诵,可谓脍炙人口。“羌”既是古代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同胞的一种泛指,亦是今天川西北龙门山脉高原河谷与高山地带羌族同胞及其属地的确指。羊子是当代羌族诗人中的代表,曾以《神奇的九寨》歌词广为人知,出版作品多种,获奖多项,有长诗《汶川羌》,诗集《汶川年代:生长在昆仑》《一只凤凰飞起来》等。他曾代表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中美文化交流活动等,不仅将羌族服饰形象展现于世界文学诗歌同仁眼前,更将羌族歌吟与史诗唱响到大洋彼岸。

《祖先照亮我的脸》(作家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是羊子最新结集出版的诗集。一如既往,他在歌颂羌族历史开拓与形成的同时,对当下羌族人民的现代性话题与生态描述,亦更多用笔倾心。羊子的写作呈现出鲜明的地理边界与文化边界双重属性,将诗体的自由率意与歌词的韵律整饬接洽融合,如在《雨中》的勾画和《梦见你》的遐想——

步步高升着海拔,接近一种可能的神话, / 诗的培育,与世界的等待, / 伴云升高的我是雨中开放的兰, / 把心打开,盛装从天而降的甘露。 / 太阳的温度藏进心窝, / 你跨出我的疆域, / 你游入你的宇宙, / 你在你的掌心喷薄光华。

他将地理边界感受效应尽情挥洒,亦将古老与现代、现实与禅意(神韵)熔为一炉,奋力追求一种创新的艺术境界与诗歌的大写意,如《岷江的高度》——

山峰因为海拔的剧增而躲进云层, / 传说因为考古而深入历史, / 岷江因为文明而牵动西南的神经 / …… / 从掌心转化的第一粒雪水开始, / 注定了四海归一的使命。

在民族大融合、世界呈现同一化趋势质地的今天,羊子紧紧抓住他的“汶川羌”这一意象,把他的诗歌帆船驶向远方海洋,不畏急流险滩,断崖深谷,也不迷地平原、江流纵横。

有学者谈论道:“由于方言的日渐式微,民间提供给作家的只能是无限的新鲜出炉的词汇以及口语的感觉和腔调,而不可能是一种语言的形式。作家的地域身份已不再鲜明和确定,沙汀、老舍那样的方言文学家已不复再现。”羊子同其他当代作家诗人一样,无疑也有“语言焦虑”的问题,特别是以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同胞,如何在非第一母语的抒怀中,独辟蹊径,保持长青树一样的生命新鲜体验激情与艺术感悟探索。这是羊子在诗中亦多次流露的思想话题。他的《祖先照亮我的脸》,充分集中地表现了这一尝试努力,既不失民族自身的特色,又能与世界大潮接轨,从而达到一种“通畅”“广义”的语言艺术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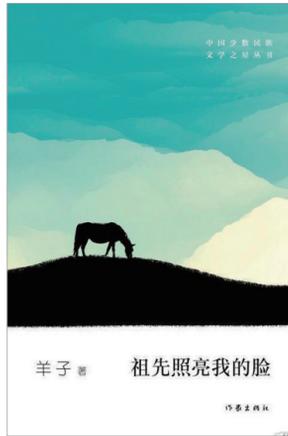
“素面朝天的,群山感受着内心的灿烂。”在长诗《群山微笑》的结尾,羊子如此总结与收笔,恰到好处地展示了他的世界情怀与边界原乡意义。对于岩浆岩和沉积岩地域特征表象突出的昆仑山脉岷山段,“素面朝天”这一句形容可称神来之笔,他诗集中常用“海拔”这个修辞,从高处凝视历史、凝望现实、凝望世界,也是他这一部诗集的精神聚焦与会心所在。这恰好体现了如黑格尔所谓:“人类必须先有对于‘高等存在’的意识,他才具有真正恭敬的观点。”古羌民族从远古走来,披荆斩棘,战胜险恶的环境,定居于岷江高山峡谷,成为长江源流的坚强捍卫者与文明守望者,倘没有一种英雄气质与诗人的乐观恬静、大度情怀,不会有那么多赞歌,也不会有羊子这样的诗人、歌者。

无疑,岷江流域处于费孝通先生所指称的“民族走廊”之中,是南北多个华夏边疆民族的交会地带,多民族文化在此交汇,彼此影响与融合,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等形态的文化质地,在羌族聚居地得到充分表现,形成形质朴与多元开放的文化格局。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羌汉文化交流更为频密,中华民族的世界走向益加明显。羊子的创作相当具体地展现了“边界写作”的风范与典型性,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呈现共生、多元、交映的文化特点,从文艺

展现「边界」创作的活力

——羊子新作《祖先照亮我的脸》及其诗歌创作概览

□张叹凤 孙珂珂



的“边缘”优势与生存空间方面实现革新、突破与扩展。他的创作手法往往骈散交替、歌诗互融、长短句不拘一格,恰到好处的地域物名、文化援用与想象,在现代汉语的表现体系中点染传神,突出表征意义,如前引以及集中俯拾皆是例子。

书写羌族历史,书写家园故里,更是书写人类。羊子的诗歌处处渗透着这样“直达人类”的愿景。正如丹纳《艺术哲学》所指希腊艺术:“一方面受着素材的性质与领域狭窄的限制,一方面这些限制也增加了塑像的庄严……使端庄和平的塑像在殿堂上放出静穆的光辉,不愧为人类心目中的英雄与神明。”赞美祖先,赞美雄山大川,赞美劳动,以及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新时代意义,羊子的诗,始终洋溢着“高地”与“静穆”的光辉。

从羊子恬静浪漫的《静静巍峨》《一只凤凰飞起来》到沉痛执著的《汶川年代:生长在昆仑》,再到着重歌咏民族精神、世界情怀的《祖先照亮我的脸》,羊子赤子之心、人间大爱,力求以多元与多样性的诗歌形式呈现。有学者认为“边缘”的活力更多来自原始性、流动性和混合性。除此之外,羊子诗歌也多有现代性的追求,他不仅从外国诗歌中汲取营养,诗歌题材中的危机意识包括人间灾难反思、人性异化焦虑、女性生存处境等,在他诗歌中都有一定的体现与采写。羌族人崇尚“万物皆有灵”,地神、树神、火神、天神、山神等,无一不是他的书写对象与题材,这种“神性思维”与象征显然造就了羊子诗歌语言的特殊“灵性”,从而形成多重隐喻的关系,如诗集《一只凤凰飞起来》中《桃坪有水蜜桃》——

这一天,神龛上的祖先下来了 / 脚踩祥云的菩萨来了 / 房屋每一块石头,灵光四溢

人神合一,祖先也是羌族的守护神,对祖先的想象与追忆,无时不展现羌族人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望。古羌民族的集居地由河西大地而荼马古道,始终处于文化交流、穿越联结地带。在多民族文化交流背景的影响下,羊子始终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觉与世界知识追求,写作中博采众家,不设边界,技巧日趋圆熟浑成、得心应手。

每一部诗集,诗人羊子都争取以创新追求以及诗行的“陌生感”带给读者新的体验,正如《汶川羌》中《汤》所写:“中国的汤包罗万象。”在“边界写作”试验中提供超越性的视野,在民族文化寻根中把握民族精神发展方向,如《祖先照亮我的脸》中《请让开一下》:“你们成堆成堆的都市和美都市, / 也请让一下, / 请支支我满怀成就回到三千年前”。又如“不能让让下的骏马失去主人”:“这一群让主人飘逸的骏马, / 我看见,让主人失去了身份, / 让方向失去了意义。奔驰。奔腾。”古今穿越、文体穿越、语言穿越、地域穿越甚至人神穿越,集中构成羊子诗歌鲜明的艺术风貌,即“我思故我在”的现代体验。

在多民族文化的“边界”地带,放笔写作歌吟,实现“跨文明”“多样性”优势化的书写,呈现出羌族民歌多声部一样的特质,既是羌族身份的自书与张扬,也是对时代高地多元化的借鉴汲取和探索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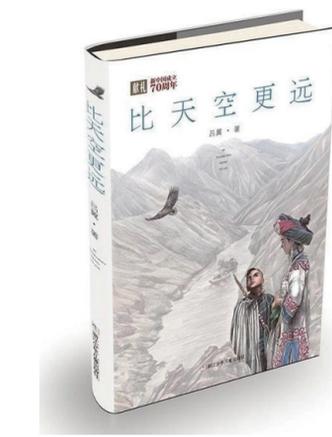
白彝的阶层不同,个体思想的思考状态就不同,而更底层的娃子,尽管已对黑彝奴隶主产生不满情绪,但仍然没有摆脱压迫的觉悟,仍然在惯性思维中把黑彝视为自己的主子而效忠。小说丰富的历史内容的梳理,是为更好完善人物的灵魂、意识和心理动态,并且能突出作品的写实技巧,使故事的叙述更为合理。这与注重探索形式的先锋小说区别明显。作家在作品里的心灵呈现和人性探索,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更契合众生现实主义审美感受。

与西方文学的理性相比,中国文学更侧重抒情,这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审美影响的结果,作家会以自己的情感牵制作品的走向,这是优点,也是劣势,尤其在历史体裁的作品中,过度的情感会削弱作品深度。还好,吕翼没有落入这种俗套。

作家在历史细节蕴含的事物中寻找意义,从更深刻的历史意识源头用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把握历史精神中的重要关系,以深刻的逻辑定位和情感投射出多层次多维度的构境空间,以历史人物事件间的关联网络,在历史条件下形成动态关系和生活结构。社会现实实化的建构,是与历史有着密切联系的记忆,这就是本部小说里历史留痕在作品中体现的作用。因此,历史是一个与文化、意识、语言、行为不可脱离的范畴,对历史的理解,不能等同于线性进化。

这部小说紧紧扣动了历史的脉络,将因为语言与地理因素等造成的大凉山地区的落后、蒙昧,从社会体制上进行剖析,对作品人物的设计就不只局限于本民族。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正是不可阻挡的现代文明的介入,使得彝区在极短的时间内进入到现代社会,瞬间完成了政治历史的变革。

长篇小说的写作,可以让作家热烈奔放,小说的枝节也可以长出许多,这能让小说的大树更为粗壮。吕翼近年来对不同的小说人物刻画、情节设计更趋于深刻及丰富,作品的语言节俭、大量使用短句式,加快了作品节奏。作品越来越精致和丰满,体现了作家的自我成熟。他真正做到了以文脉去与世界沟通,让作品与众不同。



作家要为人类的历史长河进行文字记录,这个过程,因为不需要史学家那样详实严谨的记叙,因此,文本的使用可以有非虚构或虚构,也可以有非虚构与虚构交织融合。但不管如何展示,都不会完全脱离作家本人的根性源头,那就是,作品最终会烙下与作家有关的民族性、地域性及历史留痕。作家吕翼应是最具有以上特征,且自觉肩负起本民族责任的彝族作家。

《比天空更远》是一部长篇小说,归属儿童文学,是吕翼的最新力作。作家属于从小接受汉语言教育,不会使用本族母语和文字的人,所以,他的汉语书写,没有民族母语作家那种需要通过母语成句,再进行自我翻译而造成语言思维转换障碍的过程。小说的叙事跌宕起伏,情感丰沛,语言通畅、生动。《比天空更远》的故事真实采用的是新中国解放前,刘伯承将军率队过彝区,与彝族基家寨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的历史事件及其派生出的后续影响。作品为忠于历史的时间线,全书采用1956年前彝族的旧称“夷”。(1956年,毛泽东主席建议将“夷”改为“彝”,遂称彝族,意为房子(土)下面有“米”有“丝”、有吃有穿,象征兴旺发达)。书中以白彝少年党觉的视角,讲述了